

■ 格格不入

## 美人行且吟

天要黑了,我在车上从南到北。火车把华北平原一分为二,一边是将落的太阳,血红;一边是待升的月亮,浅白。我安坐中央拥日月,耳机里是白水的《美人吟》,词曰——人说断肠在离时,君话离别断肠情,欲破船,往西行,痴醉彼岸难分离。

□ 桑格格(作家)

白水乐队都是四川宜宾人,产五粮液的宝地,养出的儿女歌喉都带三分醉意。《美人吟》就是宜宾话唱的,古诗词加方言出来是高古的调子。古时候的人说什么话不晓得,失传了,但是方言是祖祖辈辈传下来,只有这个最靠近老祖先的声音:古亭路叶踏学痕,路是绿,学是雪,但普通话读来就韵味全失。歌者发音靠前,末尾的字一定是轻轻甩上去,有点昆腔味。弦子弹起来,嘞、嘞、得儿哪:一个穿着白纱长袍的高瘦女子,踏着鼓点子,且唱且行就走过来了,目光并不看你,只在林间嬉戏。

突然火车进了隧道,黑一阵。突然火车扎进阵雨,湿一阵。只有这个高古的歌声清晰在耳畔。本是林间小仙人,为何嬉戏三寸金。眼泪就要流下来,我们走了多远?什么东西来不及看清楚就被甩在身后?哎呀,那些夕阳中的耕牛和农夫,被牧的羊群,散落如绸带的绿树小路。是不是有一个影子就贴在火车的玻璃窗上?他笑,他一路与你同行呢?看

得到,摸不到,心头如刀绞。世事悲喜总要散去,但是怎么散去?这个过程有没有人看见你皱起的眉头。个人的悲喜啊,好卑微啊,个人的悲喜啊,就是此时整个世界的悲喜。子在彼,莫追忆。嘞、嘞、得儿哪,格老子的。四川儿女,痛是痛,但是绝不拉稀摆带。

四川多雨而阴冷,一场山雨就能把这里的城镇化为水墨,不知名的小城市更是可以嬉游的桃花源,临江临河,屋瓦黝黑,石板路溜滑。姑娘儿走在上面,恰好就是夏季白果兰的香味,步不生莲,生的是乡间盛开的小白花。虽说是小花浅淡,却是滋味最浓厚。火车呼啸而过,也并不是什么都看不到,看得比定定站在面前还清楚呢。白水,不是白色的水;水煮,不是真的水煮,啥子都有,底色是麻辣。嘴角心头都跳起,往昔都翻滚,三江水煮一切。

天黑了,车到站了。月亮从浅白变得澄黄,大得像突然胖起来的女子,怪不好意思的。美人,不要不好意思,都是落花浮尘,且行且吟。

■ 我们的祖先

## 舜帝与大禹

舜帝接了尧帝的班,建立了一系列制度与刑罚,我们先民的社会形态也更像一个“国家”了。据说,舜帝的品行无可挑剔,因此他和之前的尧一样被尊为圣贤,而这个上古圣贤序列中的第三位,大禹,也凭借治水之功走上前台,并且通过又一次“禅让”,获得了最高权力,中国的王朝时代就要开始了。

□ 潇水(历史作家)

舜继位以后,比起上一届的尧帝确实刚猛,他命令皋陶制定刑罚。皋陶研究了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鲁迅语):脖子最细,皋陶就在这里发明了砍头;膝关节弯,就发明了锯腿;臀部多肉,就发明了打屁股。总之他的发明都是高环保无污染的。皋陶的“五刑”使得舜的行政组织更接近一个完备有力的“政府”,而不再是空虚的精神领袖和名义盟主。

舜的德行也并不逊色于尧。据说,舜在位时饮食节俭,吃饭的甑盆连油腥味都没有,因此下面的官吏也都节俭。舜使用粗碗吃饭,端着瓦钵子喝

汤,由于他带头不使用精美的器物,工匠们也不必追求制作精巧的器物。舜的法令简单易行,因而人们容易听从。舜要百姓做的事不多,百姓一般不会因为违反政令而被治罪。排除当年“舜逼尧”的可以理解的政治斗争不讲,舜的完美品德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楷模。

舜还有一个美德,就是把治水无功并且跟自己武装对立的鲧杀掉,而任用了刻苦有志的鲧的儿子——大禹。这体现了一种阔大的心胸,于是大禹并无怨言。他从此开始治水。大禹治起水来,三过家门而不入,以至于他最后在汇报工作时候说:“我对我的儿子不像一个父

亲。”于是舜赏赐了大禹一个黑色的玉圭作为对他治水成就的最高嘉奖。

大禹在治水中无可争议的功劳,无疑会极大地提高他在人民和各部族领袖心目中的地位。我们说,当治水成为部族联盟体压倒一切的任务时,部族联盟的权力中心无形中就跟着治水指挥部领导人重合起来。各部族首长的生杀去留、升迁进退,都与治水的业绩相关联,各部族财物资源的使用调动,也一切服务于治水,也就是服务于领导治水的大禹。大禹作为治水的总负责人,就全面拥有了这些权力和资源。于是从客观到人们的主观取向上,大禹都具备了升为“天子”的基

本条件。

于是,史料记载的第二次“禅让”就又发生了,舜把权力“禅让”给了禹。当然,这是后人出于美化舜而让舜很体面地“禅让”。

《史记》同时又记载,舜最后凄凄惶惶地死在了他去巡狩的遥远的苍梧,这无疑又暗示舜的结局并不是很好。舜为什么要跑到湖南南部的苍梧,这到底是他去那里巡狩?还是大禹让他带着自己的部族迁徙到那里去了,给了他一块荒蛮的土地作为他消磨余年的封地?

不管怎么样,大禹在治水之后开创了我国典籍记载中的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

■ 吃了吗您呐

## 舀一小块杏仁豆腐

如果说麻豆腐和豆类还沾点边儿,那北京夏天的另一样也叫豆腐的小吃可就跟豆子完全不搭界了。那就是盛在小瓷碗里的甜品——杏仁豆腐。

□ 崔岱远(文化学者)

北京的夏天燥热难挡。房顶上的空气里颤动着一股似雾非雾的白气,柏油路被晒得烫人脚底板儿,仿佛也要融化了。在这燥热里行走的人们更是唇焦鼻热,仿佛舌根和咽喉都粘在一处。这时候,如果嘴唇凑近那沁凉的小瓷碗,喝上一口冰爽嫩滑的杏仁豆腐,干涩的口腔顿觉甘饴湿润,焦躁的心绪也顿时得以片刻清凉。

地道的杏仁豆腐当然是用杏仁做的。把一大把生杏仁用开水泡了,轻轻剥了外皮,在清水里漂净研碎,用纱布包了榨出浆来。再把琼脂溶化,加牛奶和冰糖同煮,兑入杏仁浆,开锅撇去浮沫,倒进一个个小瓷碗里晾凉了,就凝结成了白嫩细腻的杏仁豆腐。用刀轻轻划成菱形块,倒上桂花冰糖水,就可以入口了。要注意的是,桂花糖水最好调得略微浓一些,如果太淡了,杏仁豆腐沉在碗底漂不起来,看上去就不漂亮了。毕竟吃不仅是给舌头尝的,也是给眼睛欣赏的。

浸泡在糖水里的杏仁豆

腐半透明,洁白滑润得像一块琼脂美玉,吃到嘴里舒爽润滑,淡雅清新一股杏仁特有的清幽芳香从口腔直冲鼻孔,不由得令人精神一振。舀一小块豆腐入口,细细品味,唇齿间荡漾着一丝若隐若现的苦意,正合了“夏多苦,冬多咸”的古训。真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奇妙滋味。

要说杏仁豆腐我还动手做过,只不过是简易版的——把一些琼脂粉在一个搪瓷盆里溶化开,点上两滴杏仁香精,然后把牛奶烧开了浇上去,过一会儿凝结成冰状,浇上桂花糖水,用刀切成菱形,放在冰箱里镇一小会儿,吃起来也有那么点意思。

现在一些地方卖的杏仁豆腐喜欢点缀些红绿樱桃、葡萄干等等干果,大概为的是好看。我倒觉得大可不必。吃,最好就是品尝原料的真味,这样才吃得真诚,吃得实在。而调味,主要是为了去异味,提鲜味,定滋味。但像杏仁豆腐这样本味香气悠长、口味纯正却又很清淡的吃食,稍稍加一些别的就容易喧宾夺主,遮盖住那份原有的纯美,反而画蛇添足了。

■ 我的大学

## 青春的狂舞或挽歌

不久前,学校曾经举办过一场评优活动。决赛当天,我们这些被抓去当评委的青椒本无甚兴趣,但当大幕拉开,群舞的学生将一种甚至是磅礴的青春气息砸向台下时,坐在第一排的我们真是被惊呆了。

□ 黄晓丹(大学教师)

我身边坐的青椒某,从头到尾都在痛心疾首地说自己老了,语气活像白雪公主的后妈在和魔镜对话。我也不断地问自己,是否有过这样青春洋溢的时刻。直到比赛正式开始,一个个班级举出入党率、学生会干部率等数据,甚至用了“我班多位同学在学生会担任中高层职务”这样的词时,我的头脑才开始清醒,认识到台上倾泻下来的,不过是荷尔蒙的青春而已。

荷尔蒙的青春,朝生暮死。每个年轻时住过集体宿舍的人,大概都能记起青春退场之前,弥散在空气中的慵懒破碎而腐败的味道。也有无数的小说电影用情欲和暴力描述这个雨林般的时期,那既是对原始生命力的颂赞,也记录了有机体在时光中必然的衰朽。

但人的生命有另一种可能,即在黑暗和混乱中,凭心灵的诚实和纯净走出一条路来,在荷尔蒙的青春衰朽之际,建立起永久的灵魂青春。我不知道其中的诀窍,但我知道,就像《圣经》中所说,必须行过死阴的幽谷,才能获得灵魂的苏醒(《诗篇》23章)。这

种建立于黑暗、孤独、怀疑、冲撞之上的灵魂成长之路,被那个色彩斑斓的舞台、被欢快的音乐、被脱口而出的口号、被同质化的评价体系和简单粗暴的励志方案遮盖得严严实实。如果学校在此时发挥的作用只是让他们回避这些青春中本该面对的危险课题,那我们能看到的青春狂舞,也不过是盛极而衰时的青春挽歌。他们在最好的时光中到这里来,然后飞快地结束成长史,既不奢望改变世界,也不愿意改变自己,他们被生活随意揉成颓废退缩的样子,并将他们的经验当做真理转告给所有正在步入青春的人。

某依然愤世嫉俗的青椒前天对我说:“他们才来了一学期,就已经开始被败坏掉了”。是啊,在我们眼中,他们就是小番茄、小菜瓜,那么鲜艳活泼,可他们的学长以自己的霉斑为证,告诉他们,“你们什么都不是,你们什么都别想,你们什么都不要相信,你们首先要抛弃的,是你们的单纯”。

可是我想说,单纯本身是坚不可摧的力量,它能给你的,远超过励志口号宣称能给的,电视连续剧和网络小说宣称世上没有的。

新京报插图 赵斌